

9 字班杰出校友南仁东最后的岁月

○王宏甲



2017年1月，南仁东在2016年科技盛典颁奖现场

2017年1月25日，“2016科技盛典—CCTV科技创新人物颁奖盛典”在中央电视台首播。本次有十位科学家获得年度创新人物奖，南仁东名列首位。

回想起来，南仁东这一生中还是读清华的时候，参加学校的机械制图比赛夺得第一名，得过一张奖状，此外再没有获过任何奖。本次获奖，南仁东自己都感到意外。

中科院科学传播局新闻联络处业务主管王晓亮来向南仁东汇报，告诉南老师要去中央电视台拍摄现场领奖，要发表获奖感言。南仁东一口就回绝了：“我不去。”

这是南仁东生命中的最后一年，他在经历治疗之后头发花白而稀疏。他平时就不肯抛头露面，现在更有身体不适的理由可以推辞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你刚才说，这个节目，央视要向全国播出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王晓亮说。

“我去。”南仁东说。

王晓亮和FAST总部办公室主任张蜀新一起陪南老师去的。南仁东催促着，他们早早就到了央视“科技盛典”拍摄现场。王晓亮对南老师说：“我们不用来这么早的。”南仁东说：“不能让人家等我们。”

颁奖盛典开始了。南仁东是第一个被请出场的。

他走到舞台中间，向观众鞠了个躬。

央视主持人迎上前去与他握手：“南老，您好！”她随即向观众介绍说，“南先生因为做手术，所以嗓子说话稍微有一点点费劲。这22年的时间，南仁东先生几乎参与了FAST从细节到大局的每一个环节。”说到这里，她转而问南仁东，“您几十年坚持做这样一件最艰难的事情，对您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”

南仁东双手自握着躬了一下身，仿佛是敬礼。他的眼镜反射着舞台上的灯光，灯光下的南仁东脸上有点儿浮肿。舞台的上方悬挂着许多金色的奖杯，南老短短的白发此刻在强光下看去仿佛每一根都是金色的。在他的身后，是巨大的LED屏幕。屏幕上头戴安全帽的南仁东比舞台中间的南仁东大许多倍。

许许多多的往事早就在他的脑海里沸腾……这次到央视来参加这个盛典，起初回绝，转而说要来，实际是要来借央视这个传播机会，向贵州人民最后说一段

□ 师友情

不能忘怀的话。他开始说了，以下就是他那天说的全部的内容，用沙哑的声音，带着喘息，艰难地、缓慢地、断断续续地说出来：

我在这里，没有办法，把千万人，二十多年的努力，放在，一两分钟内……我在这个，舞台上，我最应该做的，就是感激，感激！

这个，荣誉，来得，太突然，而且，太沉重。我觉得我，个人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但我知道，这份，沉甸甸的，奖励，不是给我，一个人的，是给一群人的。我，更不能忘却的，就是，这22年，艰苦的岁月里，贵州省，四千多万，各族父老乡亲，和我们，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……我再一次，借这个机会，感谢，所有，帮助过我们……帮助过FAST……谢谢！谢谢！

南仁东又到办公室来了。

请记住这间办公室：国家天文台B座333号。早先，南仁东主持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只有三间办公室，现在FAST总部有三层楼，一百多人。楼里有二十多名研究生，他们经常晚上八九点钟还在办公室里工作。南仁东生病后，学生



2017年3月7日，南仁东生前最后一张工作照

和科研人员都不敢去打搅南老师，但南仁东时不时会走来看一看学生们。他的家距离办公楼不远，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。

一天晚上，楼里的学生都走了。张承民看到南仁东办公室里还有灯光，里面传出一声紧似一声的咳嗽，门虚掩着。他本能地推门就进，看到南仁东正双手捧着看一页文字，泪流满面，随着一声声剧烈的咳嗽吐出血来……他连忙上前从桌上抽出面巾纸，去擦老师嘴边的血。

南仁东渐渐平息下来后，喘着气，指着放在桌面上的那页文字，意思是让张承民也看看。张承民看到，那是打印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封贺信……上面留有四方的折痕。这信是南仁东平时就揣在身上的，他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。

南仁东说：“FAST一路走来，很难。现在启用了，也还会遇到困难。能不能出成果，要靠你们。怎么再接再厉，怎么团结，怎么协作，怎么高水平管理，怎么运行好？你看，这不光是贺信……”

顺着南仁东手指的地方，张承民看到总书记贺信中的话：“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发扬开拓进取、勇攀高峰的精神，弘扬团结奋进、协同攻关的作风，高水平管理和运行好这一重大科学基础设施……”

南仁东从贺信中读出勉励，他还特别在“早出成果、多出成果、出好成果、出大成果”这些字的下方，线条压线条，画上了粗粗的红线。“你们，要拿方案，不要辜负了习主席的信任！”

FAST一路艰难，不再艰苦。今后如何，仍取决于人的开拓进取精神。但今天能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，南仁东深知这里的重要性。他的感动与荣誉无关，而是深感国家大科学工程，需要国家的充分支持。

另一个日子，南仁东向张承民问起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前台长鲁国镛的病情。张承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告诉了南仁东：

“他去世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去年12月16日。”

美籍华裔著名天文学家鲁国镛，毕其一生为国际射电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一系列大贡献，他对中国FAST的立项给予举足轻重的支持……得知鲁国镛已逝，已经很多日子不抽烟的南仁东突然很想抽烟。他走出去，回来时手里有一支烟，还有火，坐下来正打算抽，张承民说：“南老师，您不能抽了。”

南仁东停住，稍后把那支烟放在鼻子下面闻，再后放进嘴里嚼，把它吃了。

“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，我就躲得远远的，不让你看见我。”这是南仁东对学生说过的话。

2017年5月15日，姜鹏从FAST观测基地给南仁东打电话汇报工作。此时，姜鹏是FAST调试组组长。汇报完工作，他问了一句：“老爷子，听说你要去美国？”

姜鹏拿着电话听到沉默，稍后传来沙哑的声音：“是的。”

彼此沉默片刻，姜鹏听到南老问他：“你有时间回来吗？”

“这边事儿太多了，我可能回不去。”姜鹏说。

“好吧。”这是姜鹏最后一次听到南仁东的声音。

今天已无法知道，南仁东当时听到姜鹏表示没打算回来，心里怎么想。我想，他或许会想，姜鹏不错，把心都用在工作上了。

2017年8月，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7年中科院院士初步候选人名单，72岁的南

仁东是其中年龄最大的候选人。

张蜀新曾告诉我，天文口有七个院士联名推荐南仁东为院士候选人。另有人告诉我，办公室也积极为南仁东填表，搜集文章。南仁东则说：“你们别忙这个了，我活不到那一天。”

其实，早就有人建议南仁东对报院士要积极一些，可是南仁东总说没时间。他说的没时间，是没时间写论文。二十多年来，他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在FAST上了，其中也用了很长时间写建议书，写可行性调研，写项目申请、经费申请……或者构思项目设计，向下指导怎么去做。在他心中，知识是用于社会建设的，如何把FAST建成最重要。

我不禁想起华罗庚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看到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需数学，他写了《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》《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》，还带着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。1965年，毛泽东曾写信祝贺和鼓励华罗庚“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”。南仁东青年时就读到了华罗庚的通俗数学读本，这些对他是深有影响的。

2017年8月15日清晨，贝尔率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五人代表团到达北京国际机场。她是应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的邀请来华访问的。张承民到机场迎接，贝尔第一句话就问：“南呢？”

贝尔在中国的行程，三个月前就排定了。当时南仁东还与贝尔约好，要亲自领贝尔去贵州FAST观测基地。张承民知道南仁东去了美国，估计他该回来的，可是几天前给南仁东和他家里打电话，都联系不上了。张承民只好跟贝尔说“南去美国开一个会议”。



清华大学无 904/905 全体同学毕业留影，2 排左 1 为南仁东

贝尔似乎有预感，她觉得南仁东要是没有非常之事，不会失约。“南没事？”她问。张承民如实说：“没联系上。”

按原日程安排，贝尔到达北京的当天上午，没出机场，张承民陪贝尔飞往贵阳，接着驱车去FAST观测基地，到达时已是这天下午四点半多了，在大楼里稍坐片刻就去看“中国天眼”。于是就出现了本书第四章里写的那一幕……贝尔看到了，那巨大的球面射电望远镜，在夏日黄昏的夕照中金光闪闪，宛如幻想的天宫奇境，她不禁赞叹：“太美了！这是一位画家设计的吗？”

2017年8月16日，贝尔已知南仁东在美国处于病危状态，她说了一句“南为什么不去英国治疗呢”。第二天，贝尔在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给八百多名中学生做了一场讲座。

她记得南仁东曾经建议她“给中学生讲讲”，现在她是在南仁东病危的日子里

给中国青少年讲这一课，她似乎很想给孩子们多讲一些。她讲得非常开阔，题为《天眼·FAST·脉冲星·宇宙》。张承民现场翻译。

在现场互动中，高一女生周佳怡同学说，这是她“第一次听天文科普讲座”，让她“觉得天文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”……贝尔听了似乎有点惊讶：“第一次？为什么是第一次？学校没有自然课吗？”她说，“人这一生，不能没有幻想，不能没有天空。”

2017年9月16日早晨，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在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收到南仁东夫人从美国发来的一条短信，告知南仁东在美国波士顿去世，时间是2017年9月15日北京时间23点23分。南仁东生前要求：丧事从简，不举行追悼仪式。

（摘自《南仁东传》，王宏甲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